

阎连科

一笔田园写意，宕开心灵醒醒

北京，最后的纪念



【我和711号园】

因为陶渊明，我们想起千年的世外桃源
因为梭罗，我们想起百年的瓦尔登湖
而今，因为阎连科，
我们将与711号园隆重相约，然后离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京, 最后的纪念 / 阎连科著.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2.3

ISBN 978-7-214-07909-1

I. ①北 II. ①阎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008938号

书 名	北京, 最后的纪念
著 者	阎连科
责任编辑	刘 焱
特约编辑	张 娟
责任校对	陈晓丹
装帧设计	门乃婷工作室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人民出版社
集团地址	南京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集团网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book-wind.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瑞达方舟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32
印 张	8.5
字 数	168千字
版 次	2012年3月第1版 2012年3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4-07909-1
定 价	32.00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本社调换)

引子 001

01 农具

农具 004

农具在超市的尴尬 006

一把铁锨的命运 009

一张锄的新生命 014

02 耕作与菜蔬

我的菜园 018

常食菜蔬的故乡 024

日记之一：一畦芹菜的生长史 028

日记之二：一棵丝瓜的前缘今生 031

日记之三：榆树的小白菜 034

菜园外的菜蔬们 036

03 花草

寂梅 042

迎春 045

桃红梨白 047

连翘 048

路野草族的生存权 053

路野花盆 058

一棵月季树 061

一柳吊兰树 064

白蒿 065

草秋悲喜 068

04 林木

对一棵失去的槐树的追忆 080

杂树林 084

林中的蘑菇 092

柳树的义情与语言 097

美国椿地下根须的争夺战 108

楝与槐的生死恋 118

刺探植物私生活的癖好 125

落叶 128

05 昆虫们

王国园 134

蚂蚁军 137

黄裙马蜂 141

臭斑虫 145

蝴蝶的舞殇 148

关于蜻蜓 156

螳螂 157

蝉、螻、瓢虫和蟋蟀 160

06 鹿背上的鸟

麻雀的欢歌笑语与悲伤 168

啄木鸟 173

留鸟与迁徙鸟	177
鹿背上的鸟	181
刺猬	184
难产的羊	189
一条找不到家的土著狗	194
园子里的流浪猫	199

07 庭院照相册

葫芦	210
西瓜	213
樱花与茄子	214
木槿	216
指甲花	218
竹	218
吊兰与鸦鸟	220
庭院碎记	223

08 冬天

无名湖	232
铁路	240
冬园	245
雪	249
塌陷的山包	258
冬后	259

引子

我最初踏进那处园子时，一望无际的绿色触目惊心，使我惶惑愕然。景色打的眼上，有青白的声响，如同加勒比海岸的人第一次看见冰时，用手触摸，发现冰是火的，滚烫击手。原来，野生的丁香树林，在六月盛夏中散发的凉气会如冰块对酷热的争斗。而最终，酷热不得不借助风和落日送来的体面台阶，悄然退去，如同武戏的卸台落幕，一场安静的文戏，开始了它伟大的剧情。

北京的繁闹里，有这一处清静，正如俗世有了它的宗教。711号园子，事实上就是一个城市对大自然膜拜的教堂。而我们，正是从凡尘进入教堂被神圣震撼的人世尘子。门是败的，路是破的。二十几年来，荒草每天都在向水泥路面对它的占有做着顽强的抵抗。而今，在时间的协助下，它们终于可以在路的中央——心脏管脉里扎根生长，开出黄色的小花，似胜利之旗的猎猎微笑了。

无法相信，在北京西南四环的近旁，会有近千亩的野园绿地，遗落在三千万人口云集纷沓的都市。三十年前的北京地图上，这儿无名无姓，一片荒野；二十年前的地图上，这儿有了名字，

叫花乡公园。2010年印制的北京地图，又正式更名为花乡森林公园，行政区域编码为北京市丰台区花乡郭公庄711号；邮政编码：100071；电话序编为83局。园子里丁香片片，径无直道，曲弯有致，谱写着情理十足的人与自然的传奇故事。

几年前六月间我炎热的脚步，踏上这几无他人的711号荒园。我在六月二十六日里，用几十分钟的时间，在园子内约略地走了一圈，做出了我人生中的重大决策：倾其所有储蓄，加上签名盖章的借条和内疚歉意及园子主人对我宽爱的信任，立竿见影地在那园里租下一隅土地房院，开始了我这一生最为奢靡的一段诗栖人生。



农具 01

北 京 ， 最 后 的 纪 念

■ 农具

土地的出生问世，大约就是两个目的：一是为了野荒的生命，树木、河流、草芥、昆虫，都是它的后代子女。二是为了人的耕种。耕种使人类存活，土地升华。让土地的意义从自然到被赋予和强加。人类从来不管土地需不需要那些意义，因为人类需要，就赋予它那些疲劳的使命和空洞的赞歌。人类和土地的联系，最初是居住和耕作，可现在，还有附加了挖掘后的无限开采与无尽污染。土地孕育了人，可人又反过来成为了土地的主人，这就是儿子做了母亲的皇帝，还要娶她为妻，奸于妾室。世界如此，时间从来没有能力修正这伦理的颠倒。

而人类和土地最为恒久的联系，是从耕作开始，也必将在某一天终于耕作。耕作的桥梁——农具，这个给人类带来文明、温饱 and 丰衣足食的物体，被人类创造出来，不断更新、复制；再更新、再复制，最后终被抛弃的过程，也就是人的出生、成长、疾病、康复、劳动、思考、闲待；再疾病、医治，直至衰老、死亡过程的一个写照。石器时代、铁器时代、机器和科技时代，农具的生命，当今天可用

计算机和数据操纵左右时，其血脉气势，看似到了最为旺盛的时候，其实也正是人的生命从如日中天滑向夕阳陨落的开始。

农具被从房檐下和田头的锈蚀中尊敬出来，被那些读书人和考古学家挂在博物馆的墙上时，它的悲剧就已经开始。锄、锨、镐头和镰刀，从被封闭在博物馆大厅或侧室的木架上和玻璃框中后，它的呼吸已经停止。样貌还在，生命已去。我们看到的那些都已不再是有生命的农具，而是农具的尸体，是农具千百年来的木乃伊。这是人类对农具创造后对其人类自身记忆的保存，并不是为了农具本身生命的挽留。一张锄的方头被厚土砂石及草根磨损成为圆头后，终于有了三个自己的归宿：一是被扔在田头化为黄土；二是被领提回家里，取下木柄，让木柄继续服役和新的锄头成家立业，而那不再是农具的废铁，就再次走入了炼铁的火炉；三是被偶然间发现送到博物馆中。表面看，对于农具，第三种去处是最好的命运，而实则的情况却恰恰相反。衰老的农具被丢弃在田头的土里，被风化，被雨淋，而最终被遗落在无人之处化为黄土，这一过程虽然忧伤，但却是寿终正寝最为宁静的归宿，一如人在年老之后，归为墓室的宁静。第二种去处是回炉化铁，成为新的农具或他物，这一过程残忍激烈，如同成千上万精子在跑道上奔向卵子的无奈，但新生的希望，会如黎明举着卵子样散发着爱情的光芒。第三归宿是走向博物馆的富贵，这貌似通向神灵的座位，其实是一条最为悲哀的路途与去处。因为在那儿，它们将再也不是自己，再也没有安宁，再也没有新生的可能。它们成了人类自傲的记忆，成为人类向

时间的炫耀和历史法庭上的物证，成为时间中历史的死尸，而被那些无知的人引以自豪和浮夸。

农具的命运，如果和土地与回炉新生被人为所割断，就成为跳崖、跃楼死亡的人在崖头、楼顶那瞬间的站立。博物馆是农具的囚室，是农具之木乃伊齐整排列的库房，是人类以文明的名誉，给农具的最为虚伪无情的残忍。

■ 农具在超市的尴尬

在 711 号园，我有了“属于自己”的土地，耕种便像睡醒后记忆犹新的梦，翩翩地舞着，走进了我的新生。

我开始了耕种。耕种如奢靡的生活需要钱币样需要农具。在北京、上海、广州等这些超大繁华的城市里，有钱可以信手买到尊严、爱情、别墅、汽车等等一切现代生活的标签，但不一定可以买到种地的农具。那些开阔、宽敞如沃尔玛、欧尚和等外资超市和中国的所有传统、现代的商店里，货架齐整，物品丰饶，但没有给千百年来供养人们吃穿的农具留下一席之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人民大学的所谓莘莘学子，在被十几亿双目光的尊崇中，分不出韭菜与小麦的差别是一种体面的荣誉。农具一词已经非常古老，在城市里说出农具二字，颇有了唐诗宋词的味道，而和日常间的种地、穿衣没有什么关系。倘若把农具摆在超市出售，无人问津是一种必然。

而更为重要的，是农具占据了货架的空间，还为超市的主人挣来了拙于经营和脑子注水的骂名。我跑了许多大店小铺，问有没有卖农具时，所有的目光都在向我说着同一句话：

“你是从神经病院出来的吗？”

但是，有一天我在北五环外远郊的“绿色家园”中看到了农具。那家专卖地板、瓷砖、灯具、炊具的家装商场中，明亮灯光下一角的货柜上，摆着涂了绿漆的铁锨，上了油彩的锄头，还有包着油纸的十字镐、农家剪、斧子、锤子、镰刀和专供盆景使用的抓勾和枝剪。这些生来就是为了与土地、草木结为亲友的农具现在被人们割断了它与土地的血缘，被当做工艺品涂漆包纸，摆放在那儿与火炉和烤漆等现代工艺加工过的木质地板邻居着。人们从它身边走来走去，一掠而过的目光，都如寻找金币时看到了路边的冥钱样，使人沮丧而略带着晦气的好奇。

农具成为工艺品被摆在都市的商店，这是人类文明的异化。它在那被誉为“家园”的商场里出现，全部的意义，就是证明这家商场的应有尽有。我欣喜地朝那些农具走去，多少如同看到了我丢失的儿女样意外和惊喜。然而掏钱购买时，售货员才发现那些农具在明码标价的商场里，竟然没有商品的价签贴在它的包装盒和包装油纸上。农具踏着乡村的古道，千里迢迢地从某个村头欲塌未倒的铁匠炉里走出来，没有走进乡镇传统的农具商店，而被作为工艺品摆在了大都市的商场一角。走入商场而又不被视为商品，只是摆在那儿作为应有所有的商业物证，这是现代社会给农具的一条新的出

路：让它失去自我，失去价值、失去农具的心灵和力量，成为躯壳的标本，如蝴蝶标本样被夹在供人欣赏的书页里。我们无法知道农具作为生命从铁匠千辛万苦的锤下孕生后，而从来没有让它和土地与农作物见上一面，这是否还应该称它为农具让它存留在这个被市场左右的世界上？但它既不是商品，也不是农具，它又是什么呢？

因为是农具而且是从出生开始，就让它失去与土地的联系；是商品摆在那儿，三年两年，又不赋予它价格、价签，只是供客人偶然新奇的一瞥，以引起那些人对土地和农作物甜蜜或厌烦的回忆。除此，农具在都市和都市人那儿完全失去了记忆、意义和存在的理由。终于明白，人们以追求和创造文明为借口，一代代从农村奋斗到都市的命运之跌宕、感伤和欣喜，其实最根本的目的，不是人们惯常说的事业、爱情和荣誉，而是为了对农具最彻底的摆脱，让农具的记忆，在根本上从头脑中剔除。要相信，今天的都市人，那些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之后来到这个社会的孩子们，对农具的陌生，如同他们没有见过的课本上的方程式。这不知道是他们的幸运还是哀伤，一如被摆在货架上又没有商品价签，上自经理、下至售货员，都不知该给一张锄确定多少价格、给一把镰刀和铁锨准确估计它命运的实用价值样。关于农具的命运和价值，在中国的都市和数亿从农村奔向都市的人口中，已经失去了存在和谈论的意义。

对农具失去记忆和情感，是现代人最精确的标志。为了表达把农具摆在货架上又忘记它是商品的歉疚，“绿色家园”的一个部

门经理，把我请到他的办公室里，坐在他的电脑屏上正显示着“种菜养禽”的游戏图边，给我泡了一杯上好的绿茶，说了一句关于农具最为经典难忘的语录：

“你买农具啊，你的生活太奢侈了！”

■ 一把铁锹的命运

现在，我有了锄、锨、十字镐、斧子、木锯和所有必备的农具。就连许多农村都已不见使用的弓形月牙镰，我也拥有一把了。今天北方农村的镰刀，都是“7”字形的直刀片。而我的这一把，擦净磨亮后，则如下弦月或者倒过来的上弦月。

拥有农具对我是一种富贵。这如同在乡村的房檐下，挂满了农具也可能贫穷样。上世纪的八十年代末，距北京九百公里外，我老家河南嵩县一个村庄里的农民，因为赚钱买了一辆上海产的红色桑塔纳轿车，请人昂昂地开回家里，为了停放在自家院落内，特意扒掉他家低矮的院落大门，把汽车开进去了院子中央。然而，深夜大雨，连瀑三日，村前的公路、桥梁被洪水冲垮，从此那辆轿车就再也没有离开过那一隅乡村院落，而成为标志和风景——时代的纪念碑一样，被永远镶嵌在了山野的土地上。

我家的农具，每一样、每一把，都如镶嵌在北京西南四环这一隅土地上的雕塑或者纪念碑。它们的来源不是都市的商场和超

市，而是忙碌并被都市人厌烦的农民工。在媒体和大众的场景里，这个都市的每一个主人都会说农民工的千好与万敬，其高调的理解与同情，宛若所有的中国人都一边抱怨百害方有一利的黄河水，一边又在颂词中歌颂它是一条母亲河。我从 711 号园里走出来，见到有闯着红灯、横穿马路去工地盖楼的农民工，就稔熟如故地迎着他们走过去，在路边和一个二十几岁的小伙达成了一份双喜的口头协议书：他给我一张好使的锨，我给他一条烟；他给我一张锄，我给他一斤茶；他给我一把十字镐，我给他半只烧鸡或一只烤鸭外加两瓶北京产的燕京牌啤酒。我们的交换各有所期，彼此的秘密心照不宣而又都不道破。他知道我的烟酒不一定是我掏着腰包从商店买来的；我也知道他给我的那些农具，都是来自那栋为某家金融机构盖着的三十二层高楼的工地上。我不能说他是偷，就如亲友给我的茶叶、香烟不配称为受贿一样。我猜想我送出去的二斤绿茶中，那包装好的一定是隔年过时没有茶味的。而他给我的一柄铁锤子，未及使用柄把就断了，那也一定是那工地上的淘汰物。

我什么农具都有了。用来最为顺手的是用半只烤鸭换来的一张被人用熟养热的圆头锨。锨尖铮亮，钢质硬朗，敲上去如敲在出土汉朝的编钟上。锨把为软槐，光滑弹性，手握上去如那锨把上曾经打过蜡。锨把头和锨把腰的手握处，汗水已经把软槐养得浸油红润，透着和田玉的色。用那把铁锨翻地时候我常想，这把铁锨的命运旅行，该走过多少时间的隧道和历史的节点、拐弯和难以预测的风雨，才来到了 711 号园，让我成为它的主人。而它原有的主人并不是为

了一只烤鸡或半只烤鸭、两瓶啤酒就把它出卖的忘恩负义者。他的使命就是把这张铁锨在某家农具商店千挑万选拣出来，把那一株有用无用的小槐从田头崖边砍下来，去掉树皮后，再用砍刀将槐树身上的疤节和较粗的一端削圆和刮平，使那将近两米长的锨把几乎一样粗，然后从门口或路边，捡回几个碗片来，用那碗片或瓷锋把锨把刮得粗细如鸡蛋，匀润如蛋黄。当锨把合心可意了，让那锨把和带着刺鼻铁腥气息的锨头交媾成亲，合二为一，它们就最终成为一把可用的农具诞生在了这个世界上。

我们无法知道那一柄锨头的前身是什么，是出自某家名门的轧钢厂，追根溯源，会踪迹到某家矿山的矿石和开采矿石的风钻、炸药、雷管和那常有死伤的开采工人们，还有那运送矿石的大卡车，烧钢、炼铁的焦炭和来自火电和水电的缆线输送网。也也许，它的前身是乡村废弃的牛车轮子、用破的铁勺、扔掉的钢筋头和丢在垃圾堆中的搪瓷碗，它们被生活贫困的农民收集起来，送到废品收购处，最后分类运输，到了某家或大或小的炼钢厂，成为铁锭后又从钢厂走出来，长途跋涉，风餐露宿，最后又到了乡村路边的一家铁匠铺。那铁匠满脸焦红，皮肤结实，胳膊上因为抡锤换来的健肉如两块石头鹅卵在他的肩头上。他拿起那铁锭左看看，右瞧瞧，最后决定把它锻打成为一张锨。

铁匠铺里满地都是铁屑和黑煤，还有铁匠扔掉的皮袖筒和半成品的耙齿、锄头、耙子等农具。这把铁锨就在这凌乱的铁匠胸前的

铁砧上面诞生了。大锤小锤在它身上千百次地敲打，如雨滴在一棵小苗上无数次地滴落。终于，那株小苗长成了人之所需的模样儿。那张铁锨就从铁匠铺走进了农具专卖店或直接走进了夹着香烟、提着啤酒走去的小伙子家。这张铁锨在山东省的一个村庄里，翻过地，挖过粪，农忙时在田野里不断被插进土中把土挖起来，自己在空中一闪又被极其有力的右脚蹬着插在了黄土或者褐土中。农闲时它被靠在一棵树下或者一堵山墙下，歇息站立，目睹着乡村的季节更替和日夜黑白的时间轮回。到后来，它的主人从山东来到北京打工了，它随着主人的包袱一同从长途车上来到了北京一个又一个的工地上，见证了这个都市的繁华与发展、无序与混乱，挖过沙、和过水泥灰、搭建过一群乡村农民临时住的油毡棚。也或许，它的主人为讨要工头拖欠的工资而它被充当武器曾经出现在咄咄逼人、千钧一发的生死战场上。总之，它所经历的一切，我都没有经历过。它所见到、遇到的事情丰富而曲折，我作为一个作家的想象，在它那儿相形见绌，永远无法构思出比它的经历更为丰满、离奇和实在的故事来。

它的沉默像一本永远无法读完的书。

它的阅历让每一部经典都觉得汗颜和无趣。

我成为它的主人时，它那原本锋尖的圆头已被岁月和劳作磨平而成为微弯的凹弧，在阳光下擦净后的光亮和一夜潮湿旋即到来的红锈，显示着它的荣耀和表情的敏感和脆弱。为了表示对它的尊敬和呵爱，我每次用完它，总是在水龙头下洗净并擦干，再把它停靠